

通电记

在没有通电以前，一年四季，陈家湾的夜晚都会按时到来。

夜一边从肉眼看不到的地方过来，一边在陈家湾四周扯上又浓又高的深暗的黑帘，将陈家湾的一切与外界隔离开来，只留了头顶上稀稀落落的星子，像陈家湾屋里的煤油灯光，在那里摇摇晃晃。在摇晃的星星点点的光亮里，陈家湾如摇晃着的摇篮，使得人早早地就入睡了。

陈家湾通电的那天晚上，一家比一家的电灯瓦数照得大，一家比一家更亮堂。正在赶过来的夜猛不丁地被这些亮着的灯光晃迷了眼，跌跌撞撞就迷了路，一直在很远处的原野上徘徊。

没有夜的陈家湾，突然就慌乱起来。

平时在夜里看不见身形的风，被灯光照出了行踪。它们溜到一片稻田上面的时候，稻田里的秧苗想要捉住它们，就齐刷刷地伸出叶子，对着它们一阵抓捉；夜里在田间地头一声高过一声的虫叫，在灯光里已经分不清时辰，有胆大的试着叫了几声后，没听见周边有应和的，赶紧都歇了声音，茫然地看着穿过庄稼、草丛的光亮；孩子们何曾见过如此亮堂的夜晚，他们精神十足地嬉闹追逐在院坝、田坎上。他们身后跟着的狗，一会儿冲进草丛，一会儿跳进稻田。惊得草丛里的山雀，稻田里的秧鸡扑棱着翅膀，窜进了昏暗的天空。

一旦有新的事物进到陈家湾，陈家湾照例就会跟着发生一些从未发生过的事。

陈家湾用上电不久，就有人被电“打”了。这天，陈家大伯一早起来就光着脚挑粪淋菜。挑第二挑的时候，粪把不知怎的把猪圈上头挽着的电灯



□黄海子

线给打散了，软软的电线与电灯就掉在粪口处。电灯泡悬在粪口一晃一晃的，碍着舀粪，陈大伯于是就把电线像先前那样挽上去。在挽电线的时候，陈大伯脑子突然就思忖起来——电这么厉害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却比煤油灯亮堂多了。于是就把灯泡拿在手里，反复拉开关，让灯反复地亮熄，想看清楚那贼亮的灯光是如何从一根细小的灯丝里发出的。直到灯泡在手里有些烫手了，又把灯泡扭下来，拿着灯头反复“研究”。可是灯头里面什么也没有，就只有两个铜制的按钮一样的东西。于是就用手指去按……

陈大伯二儿子起床上厕所，看见老汉倒在地上，嘴里吐着白沫，浑身抽搐，手里死攥着灯头不放。就慌忙去拉陈大伯，嘴里还发出惊慌的叫唤。慌乱中，儿子还算清醒，没直接去拉陈大伯，而是把陈大伯死死攥着的灯头拉脱出来。

陈大娘摸摸陈大伯的胸口还有热气，呼吸却似有若无的。一家人赶紧把陈大伯抬到床上，一边呼天抢地的呼喊陈大伯，一边喊同院子的邻居帮忙去叫赤脚医生。

正在大家忙碌的时候，陈大伯却从床上悠悠地醒来。醒来的陈大伯知道自己从鬼门关上走了一趟，就让闺女把他扶起靠在床头。一家人围着问他刚才发生的事，陈大伯低声说：“我啥都不知道。就是手指伸进灯头的时候，胸口被看不见的东西闷捶了几下，浑身就像无数针扎一般痛起来，后面的事就不清楚了。”

赤脚医生很快赶到。知道事情的原委后，就说陈大伯是被电“打”了，还说多亏陈大伯儿子扯脱了他手里攥着的灯头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接着又给整个院子里的人普及了预防被电“打”，以及自救和抢救方法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评协副主席）



大红枣儿甜又香

“大红枣儿甜又香，送给咱亲人尝一尝……”年少的时候就听母亲唱过舞台剧《白毛女》的插曲。母亲年轻时是铁路建筑工程队的一名测量员，他们单位成立了文艺宣传队，母亲也是积极分子之一。他们宣传队常常敲锣打鼓去各个工地慰问演出，我是一个小跟班。每次演出，他们必唱“大红枣儿甜又香”。

我第一次吃到红枣，是在达县石板镇刚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。那一年冬天，母亲生病，从镇上医院抓了几包中药回来。她熬药之前，挑出中药里的五六颗红枣，洗干净，放在我手里说：“这大红枣儿，你吃了小嘴会更甜。”那几枚红枣晶莹如玉，绵柔甘甜。

直到在西师读大学时，我去图书馆翻阅资料，才对红枣有了清晰的认知：红枣属蔷薇目鼠李科植物，有枣、无刺枣、酸枣等亚种。它起源于中国，已有8000多年的种植历史，自古以来就被列为“五品佳果”（栗、桃、李、杏、枣）之一。

红枣不仅是一种美味的“五品佳果”，而且有一定药用价值。在《本经》里记载：“主心腹邪气，安中养脾，



□陈利民

助十二经。平胃气，通九窍，补少气、少津液，身中不足，大惊，四肢重，和百药。”而《本草再新》中也说明：“补中益气，滋肾暖胃，治阴虚。”

不然，古代的一些诗人也不会白白无故地写诗赞美。

如欧阳修写的《送襄陵令李君》曰：“红枣林繁欣岁熟，紫檀皮软御春寒。”这位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，文学成就斐然，物质生活也十分优渥。他有一座私人花园，花园里就有一棵大枣树。有一年盛夏，他在果实累累的枣树下宴请新任襄陵县令的好友李君，酒后就写了这首诗。诗中不仅引用了陶渊明不为“五斗米折腰”的典故，还借“红枣”“紫檀”的意象隐喻李君做官，政绩要有成效。

王安石被罢相之后，退居江宁，潜心学术，闲暇之余就种花弄草，安享晚年。其《枣赋》曰：“种桃昔所传，种枣予所欲。在实为美果，论材为良木。”众人皆知，王安石的政治生命颇坎坷：罢相、复相、再罢相。但他自始至终不甘心命运折磨，写诗寄怀，表明自己赤胆忠贞，报效朝廷，不仅是“美果”，而且也是“良木”。

在男女喜结良缘之时，长辈会在床上撒一些红枣和花生，寓意一对新人吉利安康，早生贵子。所以，红枣也是一种吉祥之物。

总之，红枣这种“五品佳果”在我们寻常百姓家里极其常见。而今，我每当食用红枣时，嚼在口中的滋味，唤醒遥远的记忆，想起消失的年少，想起痛失的母亲，那种锥心，难以言说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日报）



跟着大山去远方

□董运生

人生的有些旅程，走过了，生命才算完整。走过，思索过，回味过，路上的人和事，方能沉淀为记忆中的风景。

我出生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，开始写作以来的二十多年里，我时常以文字感谢这些山，还有沿着山脚缓缓流动的鸭河。每当我的笔迟滞了，或生活中遇到不顺之事，我总会想起老家的山，抑或到附近的山上走一走，想着想着，走着走着，心情就豁然开朗了。

老家的山是秦岭余脉伏牛山，通往山外的是一条蜿蜒的黄土路。儿时的我常去的高山有两处：一处是大王垛，一处是火石眼。大王垛产药材，火石眼多林木，我时常和伙伴们去大王垛挖丹参、乌药、黄芪、黄精，也没少到火石眼背干柴。一个乡村的孩子，有一半的乐趣是由大山赋予的，爬树，摘野果，捅马蜂窝，滚山石……大山慷慨地馈赠着无尽的欢乐，更赋予少时的我眺望远方的高度。天气好的时候，站在山顶可以望到二三十里远的地方。焦柳铁路从火石眼下的另一个镇子上穿过，我曾无数次跑到火石眼山顶的巨石上，只为等待一列冒着白烟、驶向远方的火车，看它载着我的憧憬消失在地平线上。直到考上大学，我才第一次踏上火车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远方之旅。

山外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？少时的我并不知道答案。但北京、广州、武汉这些地名，早已在乡人口中引出无限的遐想。我想走出大山，在大人们经常提及的当兵、读书、打工里，我选择了中间的那一条，刻板而又刻苦。在这条路上，我遇见了很多山，并最终在江城边上属武陵山脉的一座小山上停留下来，至今已生活了十余年。

人们常说“山高水长”，山的巍峨孕育出豁达的气度，山的连绵延展着时间与空间的维度。从懵懂到不惑，其实，一直有许多问题困扰着我。于是，我问山，而山总能以静默的智慧，为我指引方向。

从宛城到江城的高铁路过诗城，我多次从这里经过，但迫不及待地想要走一趟，并非一夜之间的偶然想法。作为诗歌爱好者，我虽没有李白“千金散尽还复来”的洒脱，却有着几分杜甫“感时花溅泪”的沉郁。我想看一看夔门，爬一爬三峡之巅，为了美好的遇见，为了了一桩心愿，亦为了寻找想了多次仍不得其解的答案。我很庆幸，在这个略显浮躁的年代里，自己还有那份冲动，带着纯粹，带着对诗一般纯净的虔诚，登上了1388米的三峡之巅。极目远眺，蓝天澄澈如洗，江水碧波荡漾，那一刻，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豪情在胸中激荡。

三峡之巅下，有一座李家山，山间种满了葡萄和橙子。记得那个皓月当空的夜晚，我有幸品尝了当地酿造的葡萄美酒，那浓郁的血色仿佛诉说着大山的深情。我漫步到村口又缓缓折回，带着对这片土地的敬意，也为心中留下想象的空间。李家山通往公路的小路边有一棵山杏，树上的果子正青中略黄。我在树下站立良久，心中豁然开朗：其实，从出发的那一刻，自己心中就有了答案。问山，其实也是在叩问自己的内心，只要眼中有光芒，心中有热爱，脚下有方向，以从容自然的姿态前行，每一次抵达都是新的开始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

能懂的诗

蝴蝶
□杨平

通常你看见的蝴蝶
都是一只
这样正好。你可以专注地看
她飞翔的姿势
她停下来的时候
你可以仔细欣赏
她身上的颜色和花纹
她的双翅一颤一颤的
让你感觉她随时会飞走
——你真想她多停留一会儿

一只蝴蝶追逐另一只蝴蝶
一定是发生了爱情
因为她们的爱情大都发生在花丛
所以一定是芬芳的

看见一群蝴蝶
那是她们正在举办舞会
舞会的地点
可能是一个花丛
也可能是一片草地
还可能是一洼水边
请不要惊扰她们
你可以静静地站在一旁
当一个观众
（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副会长）

在蝉鸣之前偷偷捧出夏天
□阿湄

破晓的微光里
那个从生产线上
拆下来的人
被另一颗螺丝钉替换

工装又宽大一分
它吸饱了黑夜的汗水
开始鼓荡如帆

家门口
他站成一轮朝阳
从时间的深井中
打捞出笑容

在蝉鸣大声喊出之前
用洗净油污的手掌
偷偷捧出夏天
（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副秘书长）

快递小哥
□刘辉

身体与风，正面冲突
像呼号也像重重的叹气
有时，跟雨雪和谐
扮成一顶白帽，让打湿
前胸和后背想象成妻子与儿子
正好相依相偎

奔跑着别人的
也是自己的，早餐
无法逾越红绿灯、斑马线
只好在一些地方载弯取直
或者，夹缝中探出头

家放在硬座上
两轮之间旋转着生计
快——
就是自己唯一称号
即使头顶飘雪，也跑不完
乡村到高楼的那段距离
（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）

